

# 月满心田

□方桂红

中秋节回家，是几天前就和妈妈说好的。

踏进家门，急不可待地呼喊，听到应答声，激动的心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，好在声音还是熟悉的中气足，转眼，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距上次见面上有些时日，妈妈瘦小的身体也算硬朗，当下放心了些。之前妈妈笑时喜欢抿着嘴，说牙掉得差不多，已是上牙对不到下牙，看她吃饭慢嚼的表情，我的心如针刺般地疼痛，嚼在嘴里的食物也淡而无味。好在舍不得钱的妈妈，在我一再坚持下，安装了一副假牙，而今，看着她笑得很甜，满口牙齿整齐又白净，心随之欢快起来，只是，还是有点担心，自己礼包里的那些食品，假

牙能否吃出味来。

中秋节的菜是我自己烧的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每次回家，妈妈依然当我们是客，即便是年纪大了，看我们自己动手，却还总说过意不去，站在身边，不时地指点着，“教”我切肉、往锅里倒油，闻着锅里散发的浓浓香味，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心里很暖。

初升的中秋月，把屋前的小晒场沐浴着，像一层银纱，有几分朦胧，又有几分温柔。我喜欢秋天的月色，温婉、柔美、清雅。在小城，我曾无数次在有月的夜晚，伫立阳台，可惜阳台上的雨棚总把月的光泽挡着，让我触摸不到，可望不可及。我也曾试着到楼下，以为那样能被月光拥抱，却发现，楼下的街道上，月色让霓虹灯包裹着，已变

得混浊，全无如水般清澈。

妈妈懂我。她说，月光这么好，你们不出去走走？于是，和爱人、女儿出了门。

村口，一条狗朝我们叫嚷。平日有些怕这家伙，今夜见它只在自家门前嚷，并无袭击之意，倒也少了几分胆怯。女儿调皮，模仿声音与它呼应，它嚷得更欢，跃跃的，依然没有跑近我们。

再往前走，是人们白天忙着播种油菜的田野。

恬静，满月，旷野，与人同行的影子，仿佛置身画中……倏地，微风吹过，一种极为熟悉的气息侵入我的身体，由躯体到四肢，水母般缓缓张开，思绪在这一刻随之活跃：想起儿时中秋的那轮圆月，想起那年散文集出版，妈妈捧着开心地笑，想起妈妈提及的那双布鞋。布

鞋是她七十八岁那年手工做的，厚厚的鞋底，密密的针眼。那双布鞋我一直藏着没穿，倒不是因为城里穿布鞋的机会少，只是我一直不舍得穿——我已经藏了她为我做的几双布鞋。我很难说清自己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想珍藏着，许是想待到自己年老时，能在那里获得些许念想和暖意吧。妈妈说：现在眼还看得见，穿针纳脚底还行，就是手懒了，不然还能做一双。我笑了，九十岁的老人，还想做鞋，这话让做女儿的听着都是享受。

月圆，饼圆。一个月饼分成四份，我们一人一份。妈妈说：中秋夜，团圆的人，都要吃月饼。从她手中接过月饼，颤在嘴里，芝麻的馅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，还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味道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## 母亲的谎言

张金刚

当我们跌跌撞撞刚学会走路时，总会莫名地摔倒，趴在地上可怜巴巴地抬头瞅着跟前的母亲，渴望一双大手伸过来。母亲却说：“别怕，站起来。”自己趔趄趄地站起来，母亲已经退后了许多，伸着双臂在前方等待，于是又开始向前蹒跚迈步。

当我们背上书包时，总是不愿离开温暖的家，站在家门口，可母亲却说：“必须自己去上学，别想赖在家里。”自己只好快快地踏上上学的路，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年。其实母亲一直跟在身后，悄悄地目送、心送自己上学，这一送也送了十几年。

当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遇上失恋，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以泪洗面。母亲在门外说着“风凉话”：“别难过了，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，那是你们没有缘分。”这么一说，心里还真敞亮了许多。其实母亲早又托人去人家那里说情去了，为挽回这段姻缘跑前忙后。

母亲的谎言让我们觉得无比幸福，受益终身；有时明知是受骗，却也暖意融融。

## 做月饼

积雪草

做月饼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，想要口感好、色泽靓，这哪是我这个菜鸟所能折腾明白的？那一通的忙活，又是熬糖稀，又是炒瓜子，煮了一大堆的咸鸭蛋，把蛋黄抠出来做月饼，可是转瞬间又对那一大堆的蛋白犯起愁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

忙脚乱，做了五仁月饼和蛋黄月饼。这不是一个纯手工的时代，但那些传统的古法和记忆，一直顽强地生存着，就像我们试图自己手工蒸馒头、蒸包子，亲自下厨烹饪美食是一样的，除了乐趣，也是一种回归，自己动手做的食物，看着养眼，吃着也香。

这时节，心中静谧安好，不用面朝大海，一样春暖花开。

## 重聚

小毛

大学毕业十年重聚。其实，城市相隔不远，却因为工作、孩子，迟迟难以兑现聚会，终于，一屋子四个姑娘聚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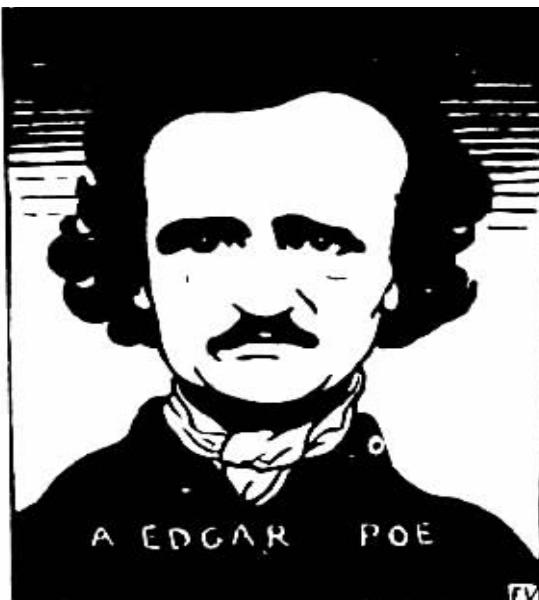
毕业十年，意味着，相识已经十四年。那相识的第一天分明还在眼前，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太快。

四个姑娘，不同的职业，不同的人生状态，却互不嫌弃地交集着。再次同住一屋，再次四个人一起挤在厕所里各干各的事情。时间没有带来任何生分，相反更加默契。

我们聊过往的岁月，聊到泪流满面。其实不是感伤，是对时间的敬畏。时间真的过去了那么久，我们真的长大了。

我们还在一起，真好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2@126.com



《爱伦坡》【瑞士】费利克斯·瓦洛顿

# 远去的火车

□丛碧

忽然想起有好几年没有坐火车了，一时间仿佛听到了火车轰隆轰隆驶来的声音。

最近的一次坐火车，是在2008年暑假，到南京去开会。好像是在下午三四点钟登车，好像也就看了一会儿书的工夫，火车就在徐徐降落的夜色中驶过了长江大桥。虽然一路上都刻意不去想，但此刻还是立马浮现出，童年时伯父带我在桥上游览的情景，一幕一幕的恍如昨日，竟是那样的清晰。可是，抱着我过桥，给我拍照片，买好吃的金陵大肉包的伯父，已在当年5月驾鹤西去，而今夜幕笼罩的南京城里，再也不会有他老人家那温暖如灯的笑脸了。憋了好久的泪水就这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心里愈发觉得沉甸甸的。我就这样擦着眼泪，踏上这片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。

印象中，小时候每次从南方坐火车长途跋涉到南京，都是在夜里。随着火车的不断前行，原先漆黑的夜色中，开始逐渐闪过一根根的路灯柱。迷迷糊糊地到了站下了火车，又糊里糊涂地被父母拖上了公交车。那车好像是有轨电车，和火车一样，喜欢唱着咣当咣

当的单调的歌，能让我在暂时的新奇中消除睡意。七转八弯后我们就站在一幢黑魆魆的两层小楼前，父亲沿着东面的木头楼梯轻手轻脚地爬上去，站在一扇窗外，用压低了的嗓门轻轻地唤着：二哥，二哥。是那种用心了就能听得见，又不至于惊动更多人的声音。很快楼上就有窗户亮起了灯，接着笑容满面的伯父就下来了，一边应和着父母激动而克制地寒暄，一边拉着我的小手，登上那有点高有点陡的楼梯。

那时从下了火车到再次登上火车，这中间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。中山陵、莫愁湖、白鹭洲、栖霞山，还有伯父家旁边夫子庙附近的小街小弄，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田里。

那时的伯父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，待人处事宽厚而谦和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，他的种种做派其实就是绅士风度，不张扬、不刻意，却时时自省，处处周到，让人很熨帖，很舒服。正所谓，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

唉，时间的火车已把我们的亲人带往了那个遥远的、未知的世界，剩下我们，站在空空的站台上，满怀强烈的不舍，回忆着层层叠叠曾经的美好。

# 男子汉的责任

□邵伟

秋雨连绵，炎热还未退出季节的舞台。突然起风了，细雨变成了大雨，随狂风扑打着窗户。

趁着学生们抄写好词好句，我走到阳台上，检查别有什么东西被风吹落楼下。从北头走到南头不过一分钟，教室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就朝我快步跑了过来：“老师，风好大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不到你担心坏了！”这是一个刚读二年级的小男生，他大大的眼睛流露出的担心和挂念，让我一阵感动，紧紧搂了他返回教室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别再出去了啊！”

站在讲台边上，生活中的很多的细节慢慢涌现：记得儿子4岁那年，老公出差。夏日夜半的雷声惊醒了我和身边熟睡的他，我轻轻地他说：宝贝不怕。他翻过身来，用像小藕一样白嫩的手臂使劲揽住我说：妈妈你也不要怕，我来保

护你！我瞬间就被这种属于男子汉的责任意识打动了。

曾是警察的丈夫，更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责任感。只是平时早已习惯，缺少了感触。就在前几天的周末，他开车在楼下等我一起出门，正在磨蹭打扮着的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：“出门了吗？”平时我再磨蹭他也没催过，今天怎么了？他继续说：“别挂电话，跟我说着话下楼吧。”我疑惑着，照做。直到他在车里看到我的身影才挂断。上车，我有些不高兴：“怎么催我啊？”“没催，刚才看到有陌生人进了咱们楼道，不放心你。”我有些感动，记起了很多：家里所有体力活全是他做，早起做饭再送儿子上学，过马路一定是牵着手，每逢台阶，就会伸手扶住我……
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在这样的责任呵护中，我不会怕时光的无情，因为，这些责任就是丰美的田园，汩汩流淌出清泉，会滋养出女人花一样的心灵。